

往事如昨

当年我是“庄稼兵”

巩建宏

人生走过大半,有许多记忆已经模糊,但当兵之初作为一名“庄稼兵”的那些场景却时常如在眼前,至今记忆犹新。

1985年2月,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,我被分配到执行生产任务的连队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庄稼兵”。站在稍显破旧、四面开放的营区,望着一片白茫茫的田野和影绰可见的村庄,我与新战友们满脸充满了惊讶和困惑,心中满是不爽和委屈。

此时,连队开展了正确对待革命工作分工的教育,耿指导员紧紧抓住新战士的思想脉搏,运用连队的先进典型及亲身体会,逐一解开思想“扣子”。“革命战士是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”,这是部队倡导和尊崇的爱岗敬业精神,服从组织安排是军人的唯一选择。大家纷纷表示:端正入伍动机,服从组织安排,像雷锋同志那样做“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”,迈好当兵的第一步。我暗下决心:既来之则安之,即便是“庄稼兵”也要做出一番成绩。

我被分配在一排二班。朱排长是个高高瘦瘦、精干爽直的人。班长肖传川中等身材、老实憨厚。他们听说我是学生兵,虽然生长在农村,但很少干农活,便在安排工作、站岗值班和业余学习等诸多方面,像老大哥一样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。肖班长干活有经验,总把我带在身边,关键时候总是悄悄地帮助我。有一次,我感冒了,肖班长赶紧到炊事班拿来病号饭端到我床前,嘘寒问暖,让我非常感动。他们的爱护激发了我工作的积极性。

刚下连第一周,排里安排清理厕所的化粪池,挖出的粪尿要运到地里提前挖好的大坑内发酵。各班都有一块责任田种菜,都想利用这个时机多积攒些农家肥。面对刺鼻的恶臭,我们没有一人叫苦嫌脏,把屎尿一桶一桶地挑到地里。粪池快要见底的时候,为了把那些沉积多年的烂砖碎石清理干净,我们几个新兵穿上班长和老兵们的旧胶鞋,下到池底,用铁锹一点一点地抠出来,最后用清水把厕所里外冲刷了两遍才收工。

当时,农场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,只有机械作业有盲区的活计,才需要连队官兵和职工人力完成。麦收时节,是最辛苦最忙碌的日子,最能考验人的体力和耐力。脱麦粒,是打麦场上的一个重要环节,需要有人不间断地向脱粒机内填塞麦子,确保“歇人不歇马,工作不断线”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,连队临时把人员编成若干班组,轮流倒班。一个班次下来,我们全身上下布满灰尘,简短休息后仍继续工作。当然,到了麦收夏种、秋收秋种等关键时节,上级也会增派多个连队来支援生产,颇有大兵团作战的气势。

连队虽然执行生产任务,但始终

牢牢绷紧战备训练这根弦。孙允胜连长经常检查和督导各排落实训练科目和时间,有时还会因地制宜安排特殊科目训练。有一天夜晚,连队在场部看完电影,返回营区的途中,要经过附近村庄的一片墓地。这里古树苍松、坟头林立,不时传来老鸹“哇哇”的刺耳声和猫头鹰“咕咕”的尖叫声,白天走到此处都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,夜晚更加瘆人。突然,有手电筒灯光闪亮了三下,接着响起了几声急促的一长两短的小号声,朱排长当即小声下达了“坟地散开隐蔽”的口令。班长带领我们迅速隐蔽到坟头旁的草丛中,卧在地上一丝不动,彼此都能听到“咚咚”的心跳声。过了十几分钟,才传来情况解除的信号声。原来,这是连队针对新兵的胆怯心理,特意搞的一次夜间“练胆量”训练。

7月,连队接到准备开赴云南前线参战的紧急命令,一边做战前动员教育,一边组织战前训练,将个人物品按照携行、运行和后留分类标记存放,紧张忙碌地做着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战友们为了表明义无反顾上战场的决心,纷纷用针刺破中指写血书请战,剪成了“和尚头”,请求参战,杀敌报国。连队加大了日常训练力度,官兵们练兵备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,营区周边的沟坎土堆成了天然的训练场,坟地成了夜训的好去处。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”,自古以来,酒与军人和沙场有着诸多不解之缘,食堂的餐桌上摆放着丰盛的菜肴和大盆的散装啤酒。也许,连队就是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即将远行的战友送行。过了一周的时间,连队奉命抽调部分人员参战。我虽与参战失之交臂,但保家卫国和崇敬英雄的愿望始终埋藏在心底。

10月,根据部署,我所在连队撤销建制,部分未满服役期的战士提前退伍。连队宣布命令后,许多战友抱着军装嚎啕大哭,尤其是当兵刚满一年就退伍的战友,更难舍连队和那身绿军装,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他们恋恋不舍地乘上了返乡的列车。连队取消了,歌声震天、热闹喧嚣的营房寂静了许多,我的心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空旷和落寞。我与留队的十几名战友转到新组建的连队,暂时在原地担负着看守营房的任务。春节过后,又来到百公里外的新连队,开启了新的生活……

岁月如潺潺溪水,流走难再回。当兵第一年短暂的“庄稼兵”经历,既有工作分配的困惑,又有临战动员的紧张、整编裁员的抉择,虽然有多少精彩壮观的片段,但确实是个人一笔珍贵的财富。我从中深切感悟到:艰苦是块磨刀石,吃苦是成就事业的基石;逆境是颗试金石,愈挫愈勇才会赢得人生。

种大白菜那些事

刘甲凡

自古至今,咱们胶东的大白菜都特有名气。记得鲁迅先生的散文《藤野先生》里有这样一段话:“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,用红头绳系住菜根,倒挂在水果店头,尊为‘胶菜’。”那篇文章写于1926年,可见当年的“胶菜”是何等珍贵。

在我们家乡,大白菜虽然不像鲁迅先生描述的那般珍贵,可一直享有“百菜不如白菜”的美誉,并被称为“菜中之王”。民间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:“鱼生火,肉生痰,白菜豆腐保平安”,把大白菜都夸成灵丹妙药了。

表面看起来,大白菜是便宜货,只要说什么东西不值钱,就说是“白菜价”。其实,说白菜是“菜中之王”,并非指其高贵,恰恰相反,是说它亲民、大众化。多少年来,其栽种面积和消费量一直高居各类蔬菜之首。

在我们家乡,庄户人家一直把种好大白菜当成相当重要的事情。尤其在生活困难的那些年头,每家每户都分得一块自留地,一年四季吃的菜全靠自留地里生产出来,如果大白菜收成不好,那就要直接影响到一家人大半年的生活了。

按照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经验,立秋种菜、立冬扎菜、小雪收菜、大雪封窖,这一套从种到收的基本程序至今还在沿用。

那时候,社员在自留地种蔬菜,通常都是春季种土豆,秋季种萝卜和大白菜。这是因为这几种蔬菜不仅产量高,最主要的好处是耐贮藏,每一种都能吃上小半年。

每年夏天雨季来临之前,菜园里的土豆都抢着收回家了(土豆成熟期间最怕大雨,水分过大就会烂在地里)。这时离种大白菜还有一个多月时间,但要随即把菜地收拾干净,然后用锄头挨着把地疏松一遍,再用耙子耙平。之所以要做好这一步,是因为立秋前后还属多雨的季节,一旦遇上连阴雨,菜地里稀溜溜的就没法整地了。如果提前把菜地平整好,即便遇上连阴雨,也能踩着木板用短木棍划出浅沟,按时把菜种撒到地里。

大白菜出苗后,间苗是一道不容疏忽的环节,通常被人们戏称为“选拔干部”。从出苗那天开始,就要按照既定的距离插上细细的小木棍,把木棍周边最旺盛的菜苗重点培养起来,优胜劣汰。这样一来,等到了要定苗的时候,菜苗之间的距离就整齐划一了。

定苗后就要开始追肥了。早年间没有化肥,都是把豆饼捣得细碎,在大锅里煮熟后再发酵几天,然后在离菜苗根部合适的位置扒个坑,把发酵好的豆饼埋进去。这样喂出来的大白菜,不但个头长得大、菜心结实,口感也格外鲜美一些。

为防止蚜虫危害幼苗期的大白菜,当年都是买回一种浅红色叫“玉皇盖(音)”的树皮,用锤头捣成细细的粉末,绕着圈撒在大白菜的根部,蚜虫就不敢光顾大白菜了。

到了立冬节气,就要把大白菜绑扎起来。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大白菜追喂的肥料跟不上,菜心就长不结实,把菜叶收拢后绑扎起来,至少能把菜心捂得相对白嫩一些。另一方面,把菜叶收拢得利利索索,下一步窖藏时就方便多了。

我们家乡绑扎大白菜通常是用葛藤或稻草,趁着中午太阳暖洋洋的当口,把菜叶收拢起来,不松不紧地绑扎起来,随即把清理下的老黄菜叶搭在大白菜顶部,这是防止空气中飞扬的尘土落进去。这道工序干完后,接着把大白菜再浇上一遍水,其全部管理工作就算结束了。

到了小雪节气,就要开始收菜了。早些年,大白菜都是在菜地里就地挖窖贮藏。菜窖通常取南北走向,其宽度要保证能并排摆开3棵白菜,略深于白菜的高度。把大白菜掰下来,带着根整齐码放在菜窖里。因天气还不是太冷,只需临时在表面放一些苞米秸秆就行了。

记得1976年“寒衣节”那天,离常规收菜的时节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,谁也没料想到,夜间竟铺天盖地地下了一场大雪,把菜园里的大白菜全部捂在雪底下,大白菜表层的菜帮都冻得硬邦邦的。这要是萝卜,那就彻底冻烂了,可随着天气转晴,气温回升,三四天工夫,大白菜很快就解冻并恢复原样了。也就是因为这,大白菜被老农们称为“硬汉子”。

随着大雪节气的到来,就要把大白菜正儿八经地封窖了。这首先要先在菜窖表面铺上厚厚一层茅草,再挖土把菜窖填成拱形。咱们胶东的冻土层通常不低于30厘米,如果填土的厚度不够,大白菜即便在菜窖里也会冻坏。菜窖的端头需要特别认真处理,既要保证白菜不上冻,还要做到方便把菜取出来。

埋入菜窖的大白菜不失水分,能一直保持脆生生的状态。到了来年春暖花开时节,随着地温开始上升,窖藏的大白菜就要全部出窖了,若不然就“伤热”了。

大白菜的吃法太多了,既能炖着吃、炒着吃、腌着吃、拌着吃,也可以包包子、包饺子等等,可谓百吃不厌,不愧为“百菜之王”。虽然时下超市里反季蔬菜花样繁多,但大白菜“菜中之王”的地位丝毫不可撼动。

又是一年小雪来到了,和老友们扯起当年有关大白菜那些事,都对过年到亲戚家“出门”那顿中午饭念念不忘——吃的是喧腾腾的大饽饽,喝的是香喷喷的大米稀饭,菜肴则是大白菜炖粉条和酥鱼、酥肉。那美美的滋味,任谁也没有合适的语言能表达出来。

除了这顿饭,还怀念一样家常饭——门外冰天雪地,一大家子人围坐在大火炕上,吃着稀溜溜的大地瓜,就着大白菜炖蟹子酱。孩子们一个个吃得饱嗝连连,拍得肚皮“砰砰”直响,一大家子人苦中有乐,其乐融融。